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

目录

	页次
一. 与《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销售公约》) 有关的判例.....	2
二. 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示范法》(《仲裁法》) 有关的判例.....	6
三. 补充资料.....	14

导言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曾拟定不少《公约》和《示范法》，各国参照这些《公约》和《示范法》作出许多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本摘要汇编是收集传播这类资料的系统工作一部分。关于此系统工作的特点及其作用，参见《使用者指南》(A/CN.9/SER.C/GUIDE/1)。

除非另有说明，本摘要均由各国政府指定的国家通讯员编写。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家通讯员还是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系统工作的任何人都不会对任何错误、疏漏或其他不足之处承担任何责任。

版权©1995年联合国  
奥地利印制

版权所有。欢迎申请版权转载本文或其中一部分，申请应向联合国出版物委员会秘书提出，地址是：美利坚合众国 N. Y. 10017 纽约，联合国总部。各国政府和政府机构可不经许可而自行转载本文或其中一部分，但务请将转载事宜通知联合国。

与《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销售公约》)  
有关的判例

判例 102: 《销售公约》 75(1); 79(1); 100(2)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

1989 年签发的仲裁裁决, 案号 6281

法文节录载于: Journ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114; 英文摘要载于:  
Yearbook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XV,1990,83 和 Collection of ICC  
Arbitral Awards, Vol, II, 394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 S. Picard 编写的摘要)

当事双方系埃及和南斯拉夫国籍, 订立了按离岸价格出售一定数量钢材的合同。买方依照合同宣布, 它打算行使按该合同规定的价格和条件再买进一批钢材的权利。由于市价上升, 卖方拒绝按合同价格再供应额外钢材, 纠纷随之而起, 结果, 买方被迫按更高的价格从另一来源购货。

仲裁庭认为, 依照《销售公约》第 100(2)条, 该公约在此不适用, 这是因为, 尽管在签发仲裁裁决时有关国家已是公约缔约国, 但合同却是在公约对有关国家(包括仲裁地法国)生效之前订立的。仲裁庭援用有关国家的国际私法以及法国作为当事国的 1995 年 6 月 15 日《海牙公约》关于国际货物销售适用法律的第 3.1 条规定, 认为南斯拉夫法律作为卖方主要营业地的法律和履行合同所在地的法律, 应当是适用法律。

仲裁庭将南斯拉夫的法律同《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ULIS)第 74.1 条以及《销售公约》第 79(1)条做了比较, 认为卖方拒绝按合同价格供应另一批货物是违反合同。仲裁庭认为, 只有当合同载有价格调整条款或合同无法执行时, 才可解除卖方按合同价格供货的义务, 而后一种情形在此并不适用, 因为市价的上升事实上既不是突如其来或涨幅很大的, 也不是不可预见的。

为了确定应付给买方的赔偿额, 仲裁庭比较了南斯拉夫法律和《销售公约》第 75 条以及《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第 85 条, 认为买方有权要求补偿合同价格与改向另一来源购货而实际支付的价款之间的差额。

判例 103: 《销售公约》 1(1)(b); 35; 36; 78; 84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

1993 年发布的仲裁裁决, 案号 6653

法文节录载于: Journ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3, 1041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 S. Picard 编写的摘要)

当事双方订立了一项货物销售公约。买方对货物是否符合合同规格提出质疑。

仲裁庭适用《销售公约》，理由是：当事双方选择法国法律作为适用法律，合同订立时该公约已在法国生效；该合同涉及国际贸易利益，因为合同的履行涉及跨国界货物的流动和支付；有关的货物属于《销售公约》的适用范围。仲裁庭还注意到，买方营业地设在叙利亚，而订立合同时叙利亚已是公约当事国，卖方营业地设在德国，合同订立之后才成为公约当事国。

仲裁庭审查了应由哪一方针对不合规格之事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这一问题未在《销售公约》中涉及；仲裁庭认为，根据《法国民法》第1315条并根据国际贸易一般原则，援用不合规格条款的当事方需证明不合规格的情形。

仲裁庭认为，货物中确有一些不符合合同规格，因此命令按购入这些货物的款额赔偿买方。鉴于卖方在出现问题时被认为极为配合，仲裁庭让卖方自行决定，要么自己出钱运走不合规格的货物，要么将货物就地处理掉。

鉴于《法国民法》第1153-1条的规定，仲裁庭判决买方还应得到相应的利息，但认为《销售公约》第84条对未提出请求时是否应付利息的问题有些含混不清。由于《销售公约》未具体说明如何确定应适用的利率，仲裁庭决定适用国际贸易营运人之间按欧洲美元结算时通用的利率，即一年期伦敦各银行承付利率。

判例 104：《销售公约》1(1)(b)；7(2)；54；61(1)(a)；61(2)；62；63(1)；64(2)；69；77；78；79；85至88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

1993年发布的仲裁裁决，案号7197

法文节录载于：Journ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1993，1028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 S. Picard 编写的摘要)

本案涉及保加利亚买方未在销售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向奥地利卖方付款。

仲裁庭认为，虽然当事双方没有具体规定任何适用法律，但适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国际私法规则即导致适用奥地利的法律。鉴于《销售公约》尚未纳入奥地利的法律体系，仲裁庭根据公约第1(1)(b)条，决定适用《销售公约》。仲裁庭还注意到，由于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导致适用卖方

营业地所在国奥地利的法律，而买方营业地所在国保加利亚在订立合同时并非该公约的当事国，此事并不重要。

仲裁庭认为，买方违反合同，因为买方未按合同规定开立不可撤销的可分割信用证，在卖方允许宽限时间后依然未开立（《销售公约》第 54 条、62 条和 63(1)条）。仲裁庭还认为，卖方有权要求履约（《销售公约》第 64 条），而不丧失要求赔偿的权利，因为并不涉及不可抗力（《销售公约》第 61(1)(a)条、61(2)条和 79 条）。仲裁庭根据《销售公约》第 7(2)条适用奥地利法律，认为卖方行使要求赔偿权利并不违反合同中载明的罚则。

仲裁庭裁定卖方应得到索赔款额的利息（《销售公约》第 78 条）。鉴于公约未具体规定利率，仲裁庭根据适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实体法裁定利率（第 7(2)条）。仲裁庭认为，应判给的利率可以比法定利率高，因为《销售公约》第 78 条规定的获取利息的权利独立于《销售公约》第 74 条规定的任何损害赔偿要求。就本案而言，仲裁庭认为，卖方是在必须支付 12% 的贷款利率的情况下进行经营的，因此适用这一利率，因为卖方必须获取贷款来补足因买方不付款而短缺的资金。

判例 105: 《销售公约》第 3(1)和(2)条

奥地利: 最高法院; 8 Ob 509/93

1994 年 10 月 27 日

德文原载: Zeitschrift für Rechtsvergleichung 1995,159

奥地利一公司在前南斯拉夫订购了刷子和扫帚。根据合同，奥地利公司需为南斯拉夫公司提供为生产该批订货所需的材料。

法院认为，《销售公约》在此不适用，因为订货方供应了生产货物所需要的大部分材料（《销售公约》第 3(1)条），而供货方的义务主要是提供劳务及各种服务（《销售公约》第 3(2)条）。

判例 106: 《销售公约》1(1)(a); 14; 8(2)和(3); 55; 57(1)

奥地利: 最高法院; 2 Ob 547/93

1994 年 11 月 10 日

德文原载: Zeitschrift für Rechtsvergleichung 1995,79

奥地利买方在德国订购一大批中高档绒鼠毛皮，价格为每件 35 到 65 德国马克。德国卖方发送了 249 件毛皮。奥地利买方未开包检验货物，即按原价转售给意大利一皮毛商。意大利皮毛商退回 13 件皮毛，声称未达

到商定的质量标准。奥地利买方向德国卖方发出一份清单，列出被打回来的皮毛，拒绝付款，宣称他是作为德国卖方的代理人转售这批皮毛的。

初审法院命令奥地利买方向德国卖方支付被拒收皮毛的价款，因为这些皮毛符合合同的规定。经查明中等质量的皮毛是按高达 60 马克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的，法院认为，每件皮毛 50 马克的价格是合理的。

上诉法院确认了这项判决。上诉法院认为可以适用《销售公约》，因为当事方的营业地设在公约缔约国内，争端的主题事项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上诉法院还认为，一项有效的合同已根据订单订立，对于货物的数量和质量，订单都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

上诉法院还认为，只商定一个价格范围（35 到 65 德国马克）无碍于合同的有效订立，这是因为，根据公约第 55 条，如果未在合同中规定明示价格或默示价格，即可认为当事方已同意适用通常的市场价格。上诉法院注意到，当事方并未对初审法院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的每件皮毛 50 马克的价格提出质疑。关于支付货币，法院认为应按德国马克付款，因为应当在德国卖方的营业地付款（《销售公约》第 57 条）。

最高法院确认了上诉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公约，因为此案涉及《销售公约》第 1(1)(a)条所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最高法院还认为，订单十分明确，足以构成《销售公约》第 14 条所规定的发价，因为任何通情达理的人，处在同卖方一样的情形时，都会将此订单视为一项发价（《销售公约》第 8(2)和(3)条）。在确定订单是否足够明确时，最高法院考虑到奥地利买方的行为，奥地利买方接受了发来的货物并将其转售，而未对其价格、质量或数量提出质疑。特别是，据认为价格是足够明确的，因而没有必要适用《销售公约》第 55 条。关于付款地，最高法院认为，付款地应是卖方的营业地，因为货物是邮寄的，且并未指定任何第三方代表德国卖方在奥地利收款。

判例 107: 《销售公约》 35; 49

奥地利: 因斯布鲁克上诉法院; 4R 161/94

1994 年 7 月 1 日

未刊载

原告是丹麦的一个鲜花出口商，向奥地利被告出售几批园艺种植的鲜花，后者拒绝支付其中的部分价款，声称由于这些花未能持续整个夏季，因而卖方违反了保证条件，或已根本违约。

初审法院驳回买方的论点，理由是，买方未能证明卖方曾保证整个夏天可花开不败，未能证明因鲜花不符合合同规格而根本违约（《销售公

约》第 36 和 49(1)(a)条)。法院还认为，即便买方能够证明货物不符合规格，买方也因未能在发现缺陷之后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卖方而丧失了宣布合同无效的权利（《销售公约》第 39(1)条；法院认为，该条与《奥地利商业法典》第 377 条相近）。法院认为，发货后两个月是合理的期限，买方应当发现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发现货物不符合规格。

上诉法院确认初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买方未能证明卖方因供应不符合合同规格的鲜花而违反了保证条件或根本违约（《销售公约》第 25 条、35 条和 49(1)(a)条）。

## 二. 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示范法》 （《仲裁法》）有关的判例

判例 108: 《仲裁法》1(3)(b)(ii); 8(1)

香港: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 Leonard）

1995 年 5 月 4 日

D. Henug & Associates, Architects & Engineers 诉太平洋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原件英文

未刊载

（N. Kaplan 编写的摘要）

原告是香港一公司，由被告——另一香港公司——委任负责中国东山岛某项目的全部设计，现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商定的专业人员费用。被告根据《仲裁法》第 8 条请求暂停诉讼程序并将争端交付仲裁，因双方的协议中载有仲裁条款。

争议的问题是，尽管争端双方均系香港公司，且合同的一部分需在香港执行，但是否涉及第 1(3)(b)(ii)条所指的“国际仲裁协议”。法院认为，纠纷的主题事项与中国东山的项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被告的大部分义务涉及该项目的全部设计和监督。

法院注意到《仲裁法》第 8(1)条具有强制性质，暂停诉讼程序，因为当事双方均未表示仲裁协议无效、无执行效力、或无法履行，而且还考虑到被告对原告的索偿要求提出争议。

判例 109: 《仲裁法》11(3)(a); 11(5)

香港: 上诉法院（副院长 Litton, 上诉法官 Liu 和法官 Keith）。

1995 年 7 月 7 日

私营公司 “Triple V” (股份有限) 诉 Star(Universal)股份有限公司和 Sky Jade 股份有限企业集团

原件英文

未刊载

(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此案涉及对判例 101 的判决提出的上诉, 在该案中, 法院根据《仲裁法》指定了唯一仲裁人。

私营公司声称, 上诉法院没有审理此项上诉的管辖权, 因为初审法院的判决涉及第 11(3)条范围内的事项, 因此, 不能对此提出上诉(《仲裁法》第 11(5)条)。上诉法院驳回这一论点, 认为第 11(3)条所适用的情形是, 未能就指定仲裁人达成协议, 是因为当事双方未能就指定仲裁人的程序达成一致, 而不是因为未能议定究竟是否应指定仲裁人或是否应象本案这样指定特殊的仲裁人。

Star 公司声称初审法院错判, 因为私人公司与 Star 公司之间的第一个合同已取消、第二合同无效, 它们之间并无合同可供仲裁。上诉法院认为, 初审法院不可能在不干预仲裁人的管辖权的情况下具体地审查这些论点, 初审法院对是否有仲裁协议问题所形成的初步看法也是正确的, 即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表明“仲裁协议已被取消。”

Sky 公司声称,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它是私营公司与 Star 公司所订合同的当事方。上诉法院注意到, 初审法院认为 Star 公司自己并作为 Sky 公司的代理人签订了合同; 有一些证据说明, Sky 公司应是根据合同“协助履约”的当事方, 但关于代理的证据, 据认为极其无力。在这一问题上, 上诉法院再次确认初审法院的判决, 即不应由法院, 而应由仲裁人负责审查此争端的实质问题。

判例 110: 《仲裁法》11(3)(b)

新加坡: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主席(特别法律顾问 Tan Boon Teik)

1995年10月4日; SIAC 仲裁号: 21, 1995年

原件英文

未刊载

本案涉及在印度尼西亚建造和经营联号饭店的合同当事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 合同中载列了仲裁条款。原告要求仲裁的通知中指名签订合同的

一个当事方和另外四个未签订合同但参与了与原告就合同条件进行的谈判的当事方均为被告。原告根据《仲裁法》第 11(3)(b)条要求仲裁中心指定一名仲裁人。

原告提出，仲裁通知书中列出的所有这五位被告都是合同当事方，因为它们是同属于一个集团的公司，而且都作为“附属公司”参与了联合企业，不可摆脱，有关合同条件的谈判也是在它们都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告还声称，在此阶段被告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提出有根据的论据。

法院认为，根据《仲裁法》第 16 条，多方当事人的合并诉讼完全是在仲裁人的管辖权和职责范围之内；另外，在原告要做的唯一事情是提出有根据的论据、说明所有这五家公司均为合同当事方时，原告未能做到这一点。仲裁人只是为了在原告与签订合同的被告之间进行仲裁而指定的。

判例 111: 《仲裁法》 1(1); 8(1)

加拿大: 艾伯塔高等法院 (法官 Murray)

1994 年 8 月 12 日

Borowski 诉 Heinrich Fiedler Perforiertechnik GmbH

英文原载: (1994) 158 Alberta Reports, 213; 和 [1994] 10 Western Weekly Reports, 623

原告作为被告的雇员，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因未通知终止雇佣合同而造成的损失以及薪资和津贴损失。被告要求暂停诉讼程序，将争端交付仲裁，因为雇佣合同载有仲裁条款。

法院认为，关于薪资和津贴的索赔，并没有须交付仲裁的争端，因为被告已承认欠下原告的薪资和津贴。关于未通知终止合同造成的损失，法院认为，这一问题是仲裁条款范围内的纠纷，因此暂停诉讼程序，将此事交付仲裁。

关于颁布实施《仲裁法》的《国际商业仲裁法》(I. C. A. A.) 能否适用于雇佣合同引起的纠纷的问题，法院认为，此种合同造成了一种主仆关系，而不是 I. C. A. A. 范围之内的那种商业关系 (I. C. A. A. 第 4(2) 节，相当于《仲裁法》第 1(1) 条)。

判例 112: 《仲裁法》 8(1)

加拿大: 艾伯塔高等法院和艾伯塔上诉法院

1994 年 7 月 13 日和 1994 年 10 月 4 日

Kvaerner Enviropower 有限公司诉 Tanar Industries 有限公司

英文原载：157 Alberta Reports, 363; 和 [1994] 9 Western Weekly Reports, 228

Kvaerner 是一承包商，要求暂停分包商 Tanar 提起的诉讼程序，并将他们之间以及同第三方的纠纷交付仲裁，第三方必须支付为 Tanar 公司出具的履约保证金。

法院暂停诉讼程序，将 Kvaerner 公司与 Tanar 公司之间的纠纷交付仲裁。虽然法院认为，为 Tanar 公司出具的履约保证不足以构成该第三方与 Kvaerner 公司之间将分歧提交仲裁的协议，因此暂停 Kvaerner 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诉讼程序，等待 Kvaerner 公司与 Tanar 公司之间的争端的仲裁结果。上诉法院维持初审法院的判决。

判例 113: 《仲裁法》8(1)

加拿大：安大略法院—综合庭（法官 Borins）

1994 年 11 月 10 日

T1T2 合作有限公司诉加拿大

原件英文

未刊载

被告要求暂停原告提起的诉讼程序并将争端交付仲裁，依据是合同中载有仲裁条款。仲裁条款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分歧应通过仲裁解决，但“涉及法律问题”的分歧除外。

法院认为，原告索赔要求的解决涉及处理“法律问题”，包括对一系列事实适用法律原则，因此驳回了暂停诉讼程序的请求。

判例 114: 《仲裁法》8(1)和 16(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法官 Lysyk）

1994 年 11 月 18 日

全球联盟工业公司诉 G. A. P. 销售公司

英文原载：[1995] 2 Western Weekly Reports, 696

Globe 公司是台湾一制造商，同 G. A. P. 公司订立了销售协定，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推销 Globe 产品的许可证授予本 G. A. P.。G. A. P. 根据协定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程序，随后，Globe 提起本诉讼；根据颁布实施《仲裁法》的 1986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法规》的第 14 章《国际商业仲裁法》第 8 节，G. A. P. 要求暂停这一诉讼程序。

法院认为，即使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协议已经终止并据认为已归于无效，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所载仲裁条款不能执行（《仲裁法》第 8(1) 和 16(1) 条）。法院还认为，诉讼涉及当事人已同意交付仲裁的事项，G. A. P. 对 Globe 申请责令 G. A. P. 停止提交仲裁做出反应，这一事实并不构成在诉讼程序中为说明有必要拒绝暂停诉讼而采取的步骤。

判例 115: 《仲裁法》8(1)

加拿大: 艾伯塔高等法院 (主事 Funduk)

1994 年 11 月 23 日

Crystal Rose Home 有限公司诉艾伯塔新住房担保组织

原件英文

未登载

Crystal 系一家建筑公司，又是一家向新宅购买人提供担保的公司——担保组织——的成员。担保组织终止了 Crystal 的成员资格。Crystal 提起诉讼，声称其并没有不履行对任何买房人的义务，也没有收到任何此种不履行义务的通知，致使担保组织有资格行使其权利。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规定，一切“与涉及本协议的任何事项有关的”纠纷均应交付仲裁。

法院认为，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合同中明确述及的事项或在合同中以具体措词述及的事项。法院认为 Borowski 诉 Heinrich Fiedler (判例 111) 案与此不同，该案用具体的措词限定了仲裁条款的范围。根据 1991 年《艾伯塔法规》第 A-43.1 节《仲裁法令》，法院命令暂停诉讼。法院的结论认为，仲裁条款不限于对违约的控诉，它可以扩大适用范围，例如，包括对侵权行为的控诉，因合同的存在就是与诉讼相关的事实。

法院认为，实施《仲裁法》的法规或只处理国内纠纷的某项仲裁法是否适用，这一问题同对该仲裁条款的范围的解释无关。除非根据上述任何法律，宣布该仲裁条款无效，否则，应由当事人在它们之间决定哪些事项可通过仲裁解决。

判例 116: 《仲裁法》8(1)

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上诉法院

1994 年 11 月 25 日

BWV 投资有限公司诉 Saskferco 产品有限公司等和 UHDE 公司

英文原载: [1995] 2 Western Weekly Reports. 1

此案涉及对判例 28 的判决提出上诉，在该案中，初审法院拒绝准许

暂停诉讼程序，根据《仲裁法》第 8(1) 条和《建筑人留置权法》(B. L. A.) 第 99(1) 节，宣布 BWV, Saskferco、UHDE 等公司之间的仲裁协议无效。BWV 是萨斯喀彻温建筑项目的一个分包公司，总部设在加拿大，它根据《留置权法》要求对该项目行使建筑人留置权并控告 Saskferco 和 UHDE 这两家总部设在德国的承包公司等。

摆在上诉法院面前的问题是，BWV、Saskferco 和 UHDE 之间的分包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是否与《留置权法》相冲突并因此而归于无效。上诉法院认为，提起建筑人留置权诉讼，并不是用以确定与引起留置权问题的合同有关的欠付金额的唯一方法，而且，仲裁协议与建筑人留置权法规并无冲突。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暂停诉讼程序，将此事交付仲裁。

上诉法院考虑了是否暂停与 BWV 的再分包公司有关的诉讼程序问题，这些再分包公司也要求对项目行使建筑人留置权。据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再分包公司加入了该仲裁协议，再分包公司不过是 BWV、Saskferco 和 UHDE 之间的争端的“第三方”。上诉法院参照美国在国内建筑问题中对仲裁之前暂停第三方诉讼的做法，命令在进行上述仲裁之前暂停再分包公司提起的诉讼，以避免发生多项并行诉讼问题。上诉法院的一位成员不同意在海湾加拿大资源有限公司诉 Arochem 国际有限公司一案（案例 31）中确定的对暂停诉讼申请行使剩余司法裁量权的范围。

判例 117: 《仲裁法》 35

加拿大: 安大略法院 (法官 Somers)

1994 年 12 月 19 日

Murmansk Trawl Fleet 诉 Bimman Realty 有限公司

原件英文

未刊载

原告要求在安大略执行在纽约发布的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由于合同引起的争端的最后仲裁裁决。申请是在要求在纽约州寻求仲裁的权利到期之后提出的，但原告声称不应在安大略执行该裁决，因为尚未采取步骤根据纽约州的法律确认这一裁决（使之具有约束力）。

法院认为，外国裁决并非必需经过确认后才能在安大略执行。法院参照判例 30 的判决，以一项公共政策作为这一结论的依据，此项公共政策主张避免因诉讼程序造成的延误并规定如果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争端。

判例 118: 《仲裁法》 8(1); 23(1)

加拿大：安大略法院综合庭（法官 Borins）

1994 年 12 月 21 日

Bab Systems 有限公司诉 McLurg

原件英文

未刊载

原告是一特许经营协议的当事方之一，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采取司法补救。就在法院准许所申请的某些临时措施并暂停审理以讨论进一步细节的几小时之内，原告通知被告，它打算根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将纠纷交付仲裁。在发出口头通知一天之后，又发出书面确认书，表示原告要求修改其原先关于对被告执行临时措施的申请，除仲裁条款明文规定不包括在其范围内的某些临时补救措施之外，撤回其要求的所有补救措施。原告然后要求法院下达命令，将争端交付仲裁，并要求暂停诉讼，但不包括关于临时补救措施的要求。

法院肯定，除临时措施外，申请中要求的救助是在仲裁条款范围之内内的，因此，法院考虑了原告是否因将其纠纷提交法院而放弃仲裁的问题。即使假定为单方面放弃的权利（此种情形是不可能的，因为仲裁条款约束合同的所有当事方），法院仍认为，此种放弃已因合理通知仲裁意图而被有效地取消。

被告声称，根据相当于《仲裁法》第 8(1) 条的安大略法律，法院不应暂停司法诉讼程序，因为暂停申请是在原告向法院提出申请时“就争议的实质提出第一次申述”之后提出的。法院认为，《仲裁法》第 8(1) 条中的“申述”一词是指仲裁过程中的第一次申述，不同于诉讼过程。法院明确表示不同意联邦上诉法院在 Ruhrkohle Handel GmbH 诉 Fednau 有限公司一案（见判例 33）中对《仲裁法》第 8(1) 条所做的解释，认为原告尚未在仲裁过程中提出《仲裁法》第 23(1) 和 8(1) 条所指的那种第一次申述，因此，原告提出的诉诸仲裁的请求是及时的。法院下达命令，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将此案交付仲裁。

判例 119: 《仲裁法》8

加拿大：安大略法院综合庭（法官 Haley）

1994 年 12 月 23 日

ABN Amro Bank Canada 诉 Krupp Maschinenbau GmbH

英文原载：(1994) 21 Ontario Reports (3d) 511;

节录载于: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1995 年 5 月, 11

ABN 向 Diesel 有限公司 (Diesel) 提供一笔贷款, Diesel 是与 Krupp 订立了技术特许协议的当事方, 根据贷款条件, Diesel 应以其资产作抵押转让给 ABN。Diesel 签署了一个将其财产转让给 ABN 的一般性协议, 但是, 虽然拟就了包括 Krupp 在内作为当事方之一的转让协议, 但该协议从未得到签署。在提供贷款之后, ABN 声称, Diesel 和 Krupp 的主要业主阴谋欺骗它, 遂控告 Krupp 公司阴谋欺诈。在答辩和反诉申述中, Krupp 根据特许协议中的仲裁条款, 要求暂停诉讼并将此案在瑞士仲裁解决。

法院认为, ABN 不受仲裁的约束, 因为它不是 Krupp 与 Diesel 之间的特许协议中载列的仲裁条款的当事方, 把 Diesel 的财产转让给 ABN, 并不能使之成为该协议的当事方。据认为, 根据《仲裁法》第 8 条, 仲裁协议的当事方不包括通过一当事方或在其名下提出诉讼的人, 正如本案中 ABN 所做的那样。

法院还认为, Krupp 的暂停请求, 要么根本不是《仲裁法》第 8 条意义上的请求, 要么就是一种不及时请求, 因为这一请求是同 Krupp 就争议实质提出的第一次申述一起提出的, 这意味着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依照《仲裁法》第 8 条, 正确的程序应当是由 Krupp 在收到起诉书之后但在提交答辩书之前申请暂停诉讼程序。

### 三. 补充资料

#### A. 增补已发表的摘要

##### 判例 1

Diederichsen 的评述载于: [1995]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177.

##### 判例 1-5、7、46、48、50、51 和 79

英文概要载于: [1995]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201.

##### 判例 24

Flechtner 的评述载于: [1995]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153.

##### 判例 25 和 26

Callaghan 的评述载于: [1995]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183.

判例 25

Witz 的评述载于: 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 (RIW) 1995, 310.

判例 93

德文节录载于: 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 (RIW) 1995, 590. Schlectriem 的评述载于: 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 (RIW), 592.

B. 不编写摘要的判例<sup>1</sup>

1. 《销售公约》

- a. 澳大利亚: Court of Appeal, New South Wales, 12. 3. 1992. Renard v. Minister, New South Wales Law Reports 1992, 234.
- b. 墨西哥: 4. 5. 1993, Compromex (M/66/92), Diario Oficial 27. 5. 1993, 17
- c. 瑞士: Handelsgericht Zürich, 9. 4. 1991,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s und Schweizerisches Recht (SZIER) 1993, 644; Tribunal cantonal Vaud, 29. 4. 1992, 29. 4. 1992, 14. 3. 1993,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s und Schweizerisches Recht (SZIER) 1993, 664.
- d. 美国: U. 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4. 10. 1989, Orbisphere v. U. S., 726 F. Supp. 1344; U. S. District Court S. D. N. Y., 6. 4. 1994, Braun v. Alitalia, 1994 U. S. Dist. LEXIS 4114.
- e. 伊朗 - 美国求偿法庭: 28. 7. 1989, Watkins-Johnson v. Iran,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XV, 1990, 220.

C. 即将通报的判例<sup>2</sup>

---

<sup>1</sup> 这些判例在国家通讯员看来与《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解释或适用无关。但此处将其列出, 并注明登载这些判例的期刊, 供《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的读者在必要时查阅。

<sup>2</sup> 这些判例将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今后某一期上刊出, 归入摘要部分, 或者归入不编写摘要的判例部分。现将这些判例列

1. 《销售公约》

- a. 阿根廷: Tribunal Buenos Aires, 23.10.1991, Aguila Refractorios S.A., unpublished; Camara Nacional en lo Comercial, 14.10.1993 (45.626), Inta v. MCS, El Derecho 32 (1994), 3.
- b. 奥地利: Bezirksgericht für Handelssachen Wien, 20.2.1992 (9 C 3486/90w). österreichisches Recht der Wirtschaft (öRdW) 1992, 239.
- c. 中国: People's Court, China Law and Practice, 28.12.1993, 18
- d. 法国: Cour d' Appel de Chambéry, 25.5.1993, Revue de Jurisprudence Commerciale (R. J. com.) 1995, 242; and Cour d' Appel de Paris, 10.11.1993,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JDI) 1994, 678; Cour de Cassation, 4.1.1995 (92-16.993), Fauba v. Fujitsu, Dalloz Sirey 1995, 289; Cour d' Appel Grenoble, 22.2.1995, JDI 1995, 632; Cour d' Appel Grenoble, 29.3.1995 (93/2821), Camara Agraria v. Margaron, unpublished; Cour d' Appel Grenoble, 26.4.1995 (93/1613), Veyron v. Ambrosio, unpublished; Cour d' Appel Grenoble, 26.4.1995 (93/4879), Roque v. Manin Riviere, unpublished.
- e. 德国: LG Bielefeld, 23.6.1989, Praxis des Internationalen Privat-und Verfahrensrecht (IPRax) 1990, 315; OLG Koblenz, 23.2.1990 (2 U 1795/89), 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 (RIW) 1990, 316; LG Frankfurt, 2.5.1990 (3/13 O 125/89), unpublished; LG Hildesheim, 2.7.1990 (11 O 116/89), unpublished; AG Ludwigsburg, 21.12.1990 (C 549/90), unpublished; LG Bielefeld, 18.1.1991 (15 O 201/90), unpublished; LG Stuttgart, 13.8.1991 (16 S 40/91), unpublished; LG Stuttgart, 30.8.1991 (16 S 14/91), unpublished; OLG Koblenz, 27.9.1991 (2 U 1899/89), unpublished; OLG Köln, 27.11.1991 (2 U 23/91), Die deutsche Rechtsprechung auf dem Gebiete des internationalen Privatrechts (IPRspr) 1991, 85; LG Baden-Baden,

出, 并注明 登载这些判例的期刊或说明未予登载, 以便使《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的使用者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发表这些判决之前能找到 判决的副本。关于附有登载期刊和所适用的《销售公约》条款的《销售公约》判例一览表, 参见 Michael R Will 所著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Under CISG 一书首先列出的大约 222 页判决, 1995 年。

13.1.1992 (4 O 63/91), unpublished; OLG Koblenz, 16.1.1992 (5 U 534/91), RIW 1992, 1019; LG Münster, 5.3.1992 (22 O 217/91) unpublished; LG Saarbrücken, 23.3.1992 (9 O 4048/89), unpublished; BGH, 26.3.1992

(VII ZR 258/91), RIW 1992, 756; LG Mönchengladbach, 22.5.1992 (7 O 80/91); LG Heidelberg, 3.7.1992 (0 42/92), unpublished; LG Düsseldorf, 7.7.1992 (31 O 223/91), unpublished; LG Berlin, 16.9.1992 (99 O 29/92), unpublished; OLG Hamm, 22.9.1992 (19 U 97/91), unpublished; LG Berlin, 30.9.1992 (99 O 123/92), unpublished; OLG Köln, 2.10.1992 (19 U 28/92), RIW 1992, 1021;

LG Berlin, 2.10.1992 (103 O 70/92), unpublished; AG Zweibrücken, 14.10.1992 (1 C 216/92), unpublished; OLG Köln, 16.10.1992 (19 U 118/92), RIW 1993, 143; LG Göttingen, 19.11.1992

(3 O 100/92), unpublished; OLG Karlsruhe, 20.11.1992 (15 U 29/92),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Rechtssprechungsreport (NJW-RR) 1993, 1316; LG Krefeld, 24.11.1992 (12 O 153/92), unpublished; OLG Hamm, 25.11.1992, IPRspr 1992, 483; LG Frankfurt, 9.12.1992 (3/3 O 37/92), unpublished; LG Giessen, 22.12.1992 (6 O 66/92), unpublished; LG Darmstadt, 22.12.1992 (14 O 165/92), unpublished; OLG Saarbrücken, 13.1.1993, unpublished; LG Verden, 8.2.1993 (9 O 85/92), unpublished; OLG Karlsruhe, 11.2.1993, Wirtschaftsrecht. Zeitschrift für Theorie und Praxis (DZWiR), 1994, 70; OLG Düsseldorf, 12.3.1993 (17 U 136/92), unpublished; AG Cloppenburg, 14.4.1993 (2 C 425/92), unpublished; LG Krefeld, 28.4.1993 (11 O 210/92), unpublished;

OLG Koblenz, 17.9.1993 (2 U 1230/91), RIW 1993, 934; LG Memmingen, 1.12.1993, IPRax 1995, 251; LG Hannover, 1.12.1993 (22 O 107/93), unpublished; OLG Düsseldorf, 14.1.1994

(17 U 146/93); OLG Köln, 22.2.1994 (22 U 203/93), RIW 1994, 972; LG Düsseldorf, 23.6.1994

(31 O 2231/94), unpublished; LG Gießen, 5.7.1994 (G O 85/93), NJW-RR 1995, 438; LG Frankfurt a.M., 13.7.1994 (3/15 O 3.94), NJW-RR 1994, 1264; LG Kassel, 14.7.1994 (11 O 4279/94);

OLG Köln, 26.8.1994 (19 U 282/93), RIW 1994, 970; AG Riedlingen, 21.10.1994 (2 C 395/93), unpublished; LG Oldenburg, 9.11.1994, NJW-RR 1995, 438; OLG Hamm, 8.2.1995 (11 U 206/93), unpublished;

OLG München, 8.2.1995 (7 U 1720/94), unpublished; OLG München, 8.2.1995 (7 U 3758/94), unpublished; BGH, 15.2.1995, RIW 1995, 505; LG Oldenburg, 15.2.1995 (12 O 2028/93), unpublished; BGH, 8.3.1995 (VIII ZR 159/94), RIW 1995, 595; OLG München, 8.3.1995 (7 U 5460/94), unpublished; LG Wangen, 8.3.1995 (2 C 600/94), unpublished; LG München 8.3.1995 (8 HKO 24667/93), unpublished; OLG Frankfurt, 31.3.1995 (25 U 185/94), unpublished; LG Landshut, 5.4.1995 (54 O 644/94), unpublished; AG Alsfeld, 12.5.1995 (31 C 534/94), unpublished; OLG Frankfurt, 23.5.1995, unpublished; OLG Celle, 24.5.1995 (20 U 415/93), unpublished; OLG Hamm, 9.6.1995, OLG Hamm Report (OLGR) 1995, 169; AG München, 23.6.1995, unpublished; and LG Aachen, 20.7.1995 (41 O 111/95), unpublished.

f. 匈牙利: Court of Arbitration, Chamber of Commerce, 20.12.1993 (VB 92205), IPRax 1995, 52.

g. 荷兰: Rechtbank (Rb) Almelo, 21.6.1989, Nederlands International Privatrecht (NIPR) 1989, 554; Rb Alkmaar, 30.11.1989 (679/1989), NIPR 1990, 283; Rb Alkmaar, 8.2.1990 (350/1988), NIPR 1990, 518; Gerechtshof Arnhem, 12.6.1990, NIPR 1991, 168; Rb Breda, 11.11.1990, unpublished; Rb Dordrecht, 21.11.1990, NIPR 1991, 214; President Rb Breda, 23.9.1991, unpublished; Gerechtshof-Hertogenbosch, 27.11.1991 (981/90/Br), NIPR 1992, 337; Rb Haarlem, 18.2.1992, NIPR 1993, 461; Gerechtshof-Hertogenbosch, 26.2.1992 (856/91/Br), NIPR 1992, 635; RB Roermond, 27.2.1992, NIPR 1995, 244; President Rechtbank Utrecht, 16.4.1992, NIPR 1992, 712; Rb Arnhem, 7.5.1992 (1991/252), NIPR 1992, 659; Gerechtshof Amsterdam, 16.7.1992 (550/92 SKG), NIPR 1992, 711; Rb Arnhem, 3.9.1992 (1991/1316), NIPR 1993, 183; Hoge Raad, 25.9.1992 (14566), NIPR 1993, 126; Rb Arnhem, 22.10.1992 (1991/1264), NIPR 1993, 185; Rb Arnhem, 25.2.1993, NIPR 1993, 686; Gerechtshof Amsterdam, 8.4.1993 (495/92), NIPR 1993, 460; Rb Arnhem, 15.4.1993, NIPR 1993, 690; Rb Arnhem, 29.4.1993, NIPR 1993, 692; Rb Roermond, 6.5.1993 (920159), unpublished; Rb Arnhem, 27.5.1993 (1991/1559), NIPR 1994, 327; Rb Arnhem, 30.12.1993, NIPR 1994, 339; Rb Hertogenbosch, 6.5.1994, NIPR 1994, 604; Rb Amsterdam, 15.6.1994, NIPR 1995, 194;

Rb Amsterdam, 5. 10. 1994, NIPR 1995, 195; Gerechtshof-Hertogenbosch, 26. 10. 1994, NIPR 1995, 239; and Rb Amsterdam, 7. 12. 1994, NIPR 1995, 196.

g. 瑞士: Richterbank Laufen, 7. 5. 1993, unpublished; Tribunal cantonal Vaud, 17. 5. 1994, SZIER 1995, 278; Tribunal cantonal Valais, (C 118/94), unpublished; Tribunal cantonal Valais, 21. 10. 1994 (PN 76/94), unpublished; Tribunal cantonal Valais, 20. 12. 1994 (C 323/94), unpublished; Handelsgericht Zürich, 26. 4. 1995 (HG 920670), unpublished; and Handelsgericht Zürich, 21. 9. 1995 (HG 930476), unpublished.

h. 美国: Court of Appeals of Oregon, 12. 4. 1995, GPL Treatment v. Louisiana-Pacific, 133 Or. App. 633, 894 P. 2d 470.

i. 欧洲法院, 29. 4. 1994 (C-288/92), RIW 1994, 692.

j. 仲裁裁决: ICC cases nos. 6941, 7320 and 7399 of 1992, referred to by Hasher: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JDI) 1993, 1040; ICC case no. 7585 of 1992, ICC Bulletin November 1995, 59; ICC case no. 7399 of 1993, ICC Bulletin November 1995, 67; ICC cases nos. 7331, 7531, 7565, 7660 and 7844 all of 1994, ICC Bulletin November 1995, 63.

\* \* \*